光緒吉林通志

吉林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志餘上

夫餘國地方二千里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原注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　按魏略作施掩水梁書作掩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後漢書八十五　滿洲源流考

曰高麗出自夫餘夫餘出自索離索讀如槖故或書爲槖槖形似櫜故又轉爲櫜槖與槖音同故魏略及遼志復作槖與高麗實二國也夫餘在高麗北槖離又在夫餘北故東明南走而至夫餘朱蒙亦南走而至高麗其事彷彿相同或傳聞之有一誤也

高句驪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原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曰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

置官有栢加對盧沛老古鄒大加原注古鄒大加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主部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原注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部使屬元菟其俗祠鬼神社稷靈星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燧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同上

句驪一名貊耳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

其王號上同

東沃沮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焉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閒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以相兼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憙乘船寇鈔北沃

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同上）

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元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元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三國志三十）

東沃沮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毌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

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嘗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同上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

長養以爲婦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三國志沃沮傳注

挹婁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閒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愼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

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三國志

三十

肅愼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豬績毛以爲布有樹名雒常滿洲源流考曰山海經云肅愼之國有樹名曰雄常中國有聖帝代立則此木生皮可衣也此作雒常字形相近傳寫致異又或作額常考字書雒額二字相通與額同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

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尙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必先祈神晉書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

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烏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

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得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立閭達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北史九十四）

勿吉國一曰靺鞨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强言語獨異常輕豆莫盧（按豆莫盧傳與後漢書三國志夫餘傳略同故不錄）等國諸國亦

患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徒太山者華言太皇魏書作太白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汙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隄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豬皮頭插虎原作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隋開皇初遣使貢獻文帝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鬬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閒乃有

此物常作用兵意同上

靺鞨其國凡數十部各有酋帥或附於高麗或臣於突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恆爲鄰境之患俗皆編髮無屋宇並依山水掘地爲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狀如中國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草冬則入處穴中父子相承世爲君長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及楛矢其畜宜豬富人至數百口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於尸前設祭舊唐書一百九十九下

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按唐會要云王姓大氏名祚榮本高麗別種也

高麗既滅祚榮率家屬徙居營州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反叛祚榮與靺鞨乞四比羽各領亡命東奔保阻以自固盡忠既死則天命右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率兵討其餘黨先破斬乞四比羽又度天門嶺以迫祚榮祚榮合高麗靺鞨之衆以拒楷固王師大敗楷固脫身還屬契丹及奚盡降突厥道路阻絕則天不能討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祚榮驍勇善用兵靺鞨之衆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聖歷中自立爲振國王遣使通於突厥風俗與高麗及契丹同頗有文字及書記睿宗先

天二年遣郎將崔訢往册拜祚榮爲左驍衞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爲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開元七年祚榮死元宗遣使弔祭乃册立其嫡子桂婁郡王大武藝襲父爲左驍衞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二十五年武藝病卒太和七年遣學生三人請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三人事業稍成請歸本國許之同上

渤海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

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衞羆衞南左右衞北左右衞各大將軍一

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緋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餘之鹿鄚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緜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新唐書一百十九下　滿洲源流考曰九都當是丸都樂游當是樂浪之誤

唐開元二十六年渤海遣使寫唐禮及三國志三十六國春秋冊府元龜

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渤海首領大鸞河率小校李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歸以鸞河為渤海都指揮使六年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令助攻契丹九年春宴大明殿召鸞河慰撫久之謂殿前都校劉延翰曰俟高秋戒候當與駿馬數十匹令出郊遊獵以遂其性因以緡錢十萬併酒賜之宋史　源流考曰渤海無浮渝府當即夫餘府音近而訛

太平興國六年賜渤海烏舍城清渝府宋史作浮渝府渤海琰府王詔曰聞爾國爰從前代本是大藩近年以來頗為契丹所制宜盡率部族來應王師朔漠之外悉

以相與渤海大國近來服役於契丹至是將發師大舉故先告諭俾爲應也宋會要

屬國軍有鞊鞨部朝貢無常有事則遣使徵兵或下詔令專征助軍多寡各從其便遼史兵衛志

女眞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罰僭濫禽色俱荒女眞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眞至五國戰鬭而後得女眞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

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伐遼時松漠紀聞曰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貞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輸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侍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人蔘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朮火阿朮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為名也契丹國志十

契丹有國時四時有行在之所謂之巴納原註國語巴爾地名也原作捺缽今譯改春巴納曰鴨子河濼在長春州東北四[illegible]

皆沙堝多榆柳遼主每至侍御各備打鵝錐一柄刺鵝錐一枚於濼之側相去五十七步排立有天鵝之處舉旗擊鼓鵝驚飛起五坊進海東青鶻遼主親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侍者舉錐刺取鵝腦以飼鶻得頭鵝薦宗廟羣臣各獻酒舉樂皆插鵝毛於首以爲樂弋獵網釣春盡而還遼史營衛志

女眞卽古肅愼國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之女眞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眞以衆及靺

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絶五代時始稱女眞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俗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孰女眞孰熟同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眞亦臣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余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松漠紀聞

女眞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猶漢言王也女眞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眞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眞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胡來金史作烏魯）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生子闥辣（金史作撻懶）乃令文烈歸宗（同上）

金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巫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受之生則命之曰烏古廼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

之魂至矣可名曰烏延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烏達布又良久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肯徹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 金史

女真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昭祖傾貲厚價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 同上

太祖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嘗南望高阜一發

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焉同上

太祖晝寐於拉林氷傍夢感森之場圍火禾盡焚覺而深念之以爲憂同上

初女眞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閒入其境上爲女眞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眞賞其酋爲阿盧里移賚原注彼云第三個官人亦呼爲相公既起師纔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甯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眞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

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兵器甲
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番漢五十萬親征大將餘
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
遼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
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皆不加刑至是擄其宿憤見
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眞乘勝入黃龍府五
十餘州浸逼中京城原注中京古白霫松漠紀聞
甯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
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
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

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眞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眞後多彊取女眞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尋致亡國同上

熙宗皇統六年春三月上以上京會甯舊內太狹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倣汴京大金國志

自拉林河國主所居東行約五百里皆平原草莽絕少民居每三五里之閒有一二族帳每族帳三五千家北盟會編

女眞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

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盡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松漠紀聞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

所獲雖畚钁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
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
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原註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
打餻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
留則聽同上
女眞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
戲女眞主吳乞買按即金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
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
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

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同上

金初都上京府曰會甯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類中原之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遝皆自前朝門爲出入之路略無禁犯每春正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看於殿之側主之出朝也威儀禮貌止肖乎守令民有訟未決者多攔駕以訴之其野如此至亶始有內廷之禁大率亦闊略迨亮弒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者多陳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輸民艱

於赴訴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中會與亮意合卒從之張棣金圖經

金國初建其儀制從物止類中州之守令在內廷間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赤足踐之其簡如此暨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小底拏手紱子同上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蒲原注音蒲脯肉也以餘肉和藥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松漠紀聞

金都會甯四時皆獵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

曰圖場大金國志

女眞人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同上　按浮馬而渡吉林人近猶能之然亦祇於淺狹處盛夏水漲瀰漫莫測理所必無也

謝子肅使金回云金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金姓名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已酉春金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老學庵筆記一

淳熙已酉金國賀登極使臣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遊西湖至林和

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老學庵筆記

一

嗢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契丹女眞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閒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為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

胥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
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置蠱他人欲其不驗
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
者松漠紀聞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
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
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從其主婦人皆妒悍大氏
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
游聞則必謀置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
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嫉忌相誇故契丹女

眞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帳千餘戸於燕天祚之亂共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同上

黃頭女眞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眞其人戇朴勇鷙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旣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遏山下不敢

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鬭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眞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直同上

按大金國志云女眞其屬分六部契丹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使不得與中國往來謂之哈斯罕滿洲源流考曰哈斯罕舊作合蘇款又作曷蘇館今改正極遠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眞又契丹國志云黃頭女眞皆山居號哈斯罕源流考曰此合二部爲一蓋契丹志爲葉隆禮所撰傳聞之誤未得其眞也據此則忠宣所記似亦與葉同誤

嵛古塔之東北海島一帶唐書所云少海之北三面阻海人依島嶼散居有魚鹽之利者人有數種鄂倫綽其一也在近海之多雜河强黠山游牧男女皆披髮跣足以養角鹿捕魚爲生所居以魚皮爲帳性懦弱歲進貂皮 皇清職貢圖三

奇楞性强悍以捕魚打牲爲業男女衣服皆鹿皮魚皮爲之無書契其土語謂之奇楞話歲進貂皮同上

庫野男薙頂心以前之髮而蓄其後長至肩即截去草笠布衣綴紅布卍字於肩背間亦有衣魚皮者性好鬬出必懷利刃婦女幼時即以針刺唇用煙煤塗

之土語謂之庫野話歲進貂皮同上
費雅喀沿海島散處以漁獵爲生男女俱衣犬皮夏
日則用魚皮爲之性悍好鬬出入常持兵刃歲進貂
皮同上
恰喀拉男女俱於鼻傍穿環綴寸許銀銅人爲飾男
以鹿皮爲冠布衣跣足婦女則披髮不笄而襟袵間
多刺繡紋其屋廬舟船俱用樺皮俗不知網罟以叉
魚射獵爲生性游惰無蓄積土語謂之恰喀拉話歲
進貂皮同上
七姓性多醇樸地產菸麥雖知耕種而專以漁獵爲

生遇冬月冰堅則足踏木板溜冰而射其婦女亦善伏弩捕貂衣帽多以貂爲之土語謂之烏迪勒話歲進貂皮同上

赫哲性強悍信鬼怪男以樺皮爲帽冬則貂帽狐裘婦女帽加兜鍪衣服多用魚皮而緣以色布邊綴銅鈴亦與鎧甲相似以捕魚射獵爲生夏航大舟冬月冰堅則乘冰床用犬挽之其土語謂之赫哲話歲進貂皮同上

東邊部落貢

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爲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

土門江北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甯古塔五百里歲一貢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崇德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至今未通朝貢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駕車耕使鹿若使牛馬而已柳邊紀略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至蓟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明女直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貢馬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撫順馬市廣甯馬市成化十四年立慶雲馬市以布帛粟米雜

貿易之今柳邊內外絕不產馬惟
朝廷乃有馬䕶其他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來同上
由甯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侬頭哈喇土城卽五國城
故地設官守之又東北五六百里爲虎爾哈部所居
又六百里爲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爲費雅哈部所
居此三種人總名烏稽達子烏稽卽渥集也又名魚
皮達子近混同江口不產五穀惟出紫貂元狐海螺
灰鼠水獺鷹雕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查哈
船江行泊甯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宴並出部頒
袍帽靴襪挺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產爲最貴

雅喀次之虎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毛粗又次之黑斤費雅喀二部皆不薙髮梳髻環耳男婦皆不褌以魚皮為衣柔輭可染富者以鵰翎蓋屋貂及元狐為帳狐鼠為被蓐虎爾哈人則服飾略同滿洲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質直有信義商賈賒物約償黑貂千里不爽期約勇敢能一人殺虎

朝廷擇其材武者賜以官爵數年令從虎爾哈遷至甯古塔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始入都名依徹滿洲即新滿洲也 聖武記一 吳振臣甯古塔紀略曰東山名鶴陽哈答嶺高峻在對江石壁插於江中水極深魚極多此山最深邃向出產貂今則取盡矣惟松樹最多任子採之不盡再東三百里名老

明哈喇今設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又東北五六百里為呼兒喀又六百里為黑斤又六百里為非牙哈總名烏稽又名魚皮因其衣魚皮食魚肉為生拔留其人不知嵗月不知生長死以片錦裹屍不葬以木架棺於野置棺木架上俟將朽乃入土地不連五穀出魚皮及貂皮元狐黃狐海螺黃鼠灰鼠水獺近混同江江中出石砮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過於鐵土人用以礪刀名為昂威赫即肅慎氏所貢楛矢石砮是也水中產五色石水瑪瑙用以取火絕佳每嵗五月聞此三處人乘查哈船江行至寧古塔南關外泊船進貂將軍設宴並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襪鞓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京賜之每人名下擇貂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嵗不遇數張須進上餘聽其貿易所賜之扇不知用漢人以雜物易之最喜大紅盤金蟒袍及各色錦片妝緞所衣魚皮顆熟可染喜五色繡米珠並銅錢響鈴黑斤人留髮梳髻耳垂大環四五對鼻穿小銀環所飾豹皮第一富者多以鵰翅蓋屋貂皮為帽為裘元狐為狼狐豹為被褥非牙哈亦留髮男婦不著璉耳垂大環鼻

穿小環所產貂皮略次以樺皮爲船豁一人用兩頭
樂如出海捕魚則負至海邊置水中遇風便鬼呼兒
客則雉髮男人帶環者少所蓬貂鼠爲次僻黃狐黃
鼠魚內乾頗能此三處俱無官長約束爲人恩而有
信義有賒買人納緞號服者貫人擇黑貂爲式約來
年取價必如期價之有他故亦必託人苟至其不爽
約如此又勇不畏死一人便能殺虎
上愛
其勇賜以官爵時以減等流往者賜之爲奴如是者
數年令從呼兒除還至齒古塔又還至秦天又二年
令人都今名衣扯滿洲者即此滿語謂新爲衣扯猶
云新滿洲也滿背譯爲衣址日義氣者漢音之說也
賜以官爵亦不知貴將單嘗謂有爵者曰今已有官
須學官樣一體上商門次日有官者相約至有戴笠
者有負父袋者有號足者見者無不相笑將能命坐
即以父袋墊地坐雖衣大紅袍其大袋仍負於背
不積去以復貿物也錢命進有不父者聽與本土
數百家聚於郊外送別哭聲京天男廟相抱親驗喇
喇有發近於都中見之禮貌裳言談亦婦與滿漢無異
矣

吉林東北有和貞斐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剪魚皮為衣裙以捕魚為業去吉林二千餘里卽金時所謂海上女眞也

仁廟許其世娶宗女命改汚習至今其部落歲時至吉林納聘將軍卽買民女代乘以紅輿贈以厚奩其部落甚尊奉之嘯亭雜錄四

黑津名目不一琿春東南濱臨南海一帶者謂之恰喀爾三姓城東北三千餘里松花江下游齊集以上至烏蘇哩江東西兩岸者謂之赫哲齊集以下至東北海島者謂之費雅喀又東南謂之庫葉齊集地名

也恰喀爾隔年一次至烏蘇哩莽牛河三姓派員收納貢皮九十張頒給賞物齊集以上者俱赴三姓城交納齊集以下者俱在三姓城東北三千里德勒恩地方三姓派員收納此三項黑津每年共納貂皮二千六百餘張所有賞賚蟒袍妝緞綢緞布疋諸物例由三姓每年派員赴

盛京領來分賞又烏蘇哩江口松花江下游黑津私下貿易常於冰凍後以數狗駕車而來捷如奔馬性嗜酒貪小利奸商能懂黑津話者交易換貨其利倍徙每以粹椒水攙燒酒換去盛瓶擕於狗車或瓶破而

酒速不啻喜出望外猶感奸商之情其蚩蚩之性如此吉林外紀入

黑津捕打爲食夏衣魚皮冬衣犬鹿皮未嘗食粟山內莲蔆不知刨採有偷挖人葠者稱爲黑人十百爲羣馱負糧布竄入其中呼朋引類約有千餘人搭蓋窩棚招集黑津丁勇與之衣食令其認採葠枝安享漁利據其家室姦盜邪淫無惡不作嘉慶年將軍賽沖阿奏派副都統松箖色爾滚帶領官兵一由甯古塔磨刀石長嶺子一由三姓烏蘇哩江尼滿口分路入山搜查焚毁窩棚拔棄窖糧將偷挖人葠之黑人

窮搜盡逐趕至距甯古塔二千五百八十五里蘇城一帶出山時適逢大雪至八九尺黑人無處躲避雪埋過半凍死多人姦邪之報其應如響同上

自伯利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阿吉大山以上沿松花江兩岸居者通稱黑斤亦呼短毛子約五六千人其男皆剃髮女未字則作雙髻已字則爲雙辮鼻端貫金環語言多與

國語同衣服亦悉如制度惟喜紫色袖口束以花帶寬二三寸足著魚獸皮烏喇自膝至踝或剪色布或剪魚皮爲花下連烏喇爲靴男人亦多戴耳環無文字

削木裂革以記事不知歲時朔望問年則數食達巴哈魚次數以對夏捕魚作糧冬捕貂易貨爲生計捕魚以網以鈎舟曰幾喇皆用婦女撥槳捕貂下箭如弩貂動其繩射之百不失一射鼠鹿狐貉水獺皆然以數犬駕木架如舟形長一丈一二尺寬一尺餘高如之曰狗扒里雪甚則拖踏板於足下寬一二尺長四五尺底鋪鹿皮或堪達韓皮令毛尖向後以釘固之持木篙撐行雪上不陷上下尤速冬夏所止之處取樹皮或草爲小屋有安口原註樺皮爲之捕魚住搓羅原註草蓋圍棚捕魚住做荷原註冬行晚宿所住或布或樹皮爲之胡莫納原註樺皮小圓棚夏

捕魚住棚麻依嘎原註不剃髮黑斤捕小魚棚阿吉噯莽原註行船時晚宿岸上布
棚刀倫原註同上諸名皆居草房在江沿有煖炕門置晾
魚木架得魚則劃為四片晾之不識金銀錢穀之利
富者蓄蟒緞羔皮以自侈間有藏先代所遺甲冑及
昔年充鄉長姓長官給頂戴文憑者喜飲酒醉則出
其所有誇耀於家人鄰里前子弟遠行或自外歸皆
右執壺左捧杯請父母兄嫂坐依次跪進一巡再酌
則父母兄嫂僅各一沾唇令子弟自飲以咀親子弟
兩頰為歡親戚往來以抱見為禮見官商則皆跪拜
好淡巴菰無醫藥惟事跳神祈禳刻木奉先置柩頭

歲久則送入林中更刻木肖鷄鴨狗貓形又爲人騎
馬形盛以木匣藏於家名曰額奇赫亦曰捜温冬入
山捕貂則出懸林木上殺豬奠酒而跪祝之又以銀
或鉛爲二小人長寸餘挂胸前專稱額奇赫有事設
座設奠祈福佑甚驗又刻木爲熊虎形置林中家有
病或喜事則抱置柩上陳飲食禱訖送原處又刻木
爲人形曰喀勒喀馬夏得青黃魚則焚僧克勒香陳
飲食而敬之專稱捜温親喪則子剪髮尖夫喪則妻
纏白巾衣藍縷聘娶男攜酒壺入女家先飲後議銀
數上者以綢緞羔皮代次者以布女與父母俱允卽

同宿一夕再約期送女不親迎生子無論冬夏皆用冷水沐浴忌出痘一人偶發合屯皆徙避或送出痘之人於林木中爲小屋居之愈然後歸其一姓一鄉各有長有不法不平事則報姓長鄉長集于證公議處置其法殺人者死餘則視罪之大小定布帛服物之多寡令理屈者出之名曰納威勒至十頭爲止約至銀數兩至百兩以內公議云然兩造心服姓長鄉長始以杖叩地遂成鐵案否則再議有至數日數月不能決者婦女用布一幅曰勒勒自喉下至膝下寬以蓋兩乳爲度腰以上剪色布或魚皮爲花貼之腰

以下用銅片圓徑一寸及二寸許者共二十餘枚各

鑿雲紋孔呼曰空盆以次垂布上富者用繩串珠貧

者貫銅叩繫勒勒於頸後走則丁冬有聲以好潔爲

貞考通志有額登克喇嘗統此類而言特今不披髮

耳向至三姓進貂自入俄界後俄人俾喇嘛葳以天

主之說累令改裝賴華商維持其間不從近有二三

人通俄語俄服充通事以誘羣輩者曹廷杰中俄圖說

自阿吉大山順松花江東北行又西北行共約八百

餘里至黑勒爾地方以上沿江兩岸居者通呼長毛

子約二三千人風俗習尚與薙髮黑斤同惟語言各

異男不剃髮垂辮染濟勒爾俗以弄熊爲樂遂分兩類通志自窩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居混同江黑龍江兩岸者爲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五百里居烏蘇里混同黑龍三江匯流左右者曰額登喀喇其人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以舟行冰上駕以犬所謂使犬國也其語言與窩集異無文字筆墨裂革以記事加古之結繩然地產貂又曰自甯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界共四千五百餘里今以里到按之猶合特昔稱額登喀喇今區薙髮黑斤與此不薙髮黑斤爲兩地耳向至三姓貢貂後至賞烏綾木

城處穿官今入俄界情形與薙髮黑斤同同上

自黑勒爾以下西北行又東行南折至海口共約六百餘里松花江兩岸舊爲費雅喀人所居今則合俄倫春奇勒爾一族凡遷居江沿者統稱濟勒密凡四五千其男不剃髮女未嫁則束髮垂背如椎出嫁則合雙辮橫束腦後語言又與不剃髮黑斤異俄倫春奇勒爾二族凡遷居江沿者統稱濟密又能各爲本部語言與濟勒彌異亦無文字醫藥不知歲時朔望生計習尙半與黑斤同常夏乘小舟至海島及各處河汊冬乘扒里至索倫河以南俄倫春奇勒爾諸地

貿易每家畜犬數十頭以備使用擇其力猛性劣者食肉以衣其皮夏月亦不去身善弄熊呼曰馬發多以重價購養聚鄰里親朋射殺爲懽雖百里外亦多至者 原註其俗造室落成或遷居則射狗熊封江時出門捕牲或貿易合屯公爲大祭則射馬熊用木雕槽如舟長六七寸寬三四寸曰俄通客圓如鉢者曰格當淺如碗者曰木椀蘇先食熊頭於野以敬長老餘則皆聚食於家出胸佩木人家藏木像莫之婦女惟食熊髀身不淨者遠之食畢仍藏木椀於林中或岩下家備恐有不祥近來食麻勒特魚亦然 親喪則削木擬像但具口眼衣以熊皮置柩頭飲食必以少許供口內亦備衾褥以安寢夫喪妻亦如是增繫一犬於木像旁待積數棺安葬方終喪遂從西勒彌俗又刻木爲一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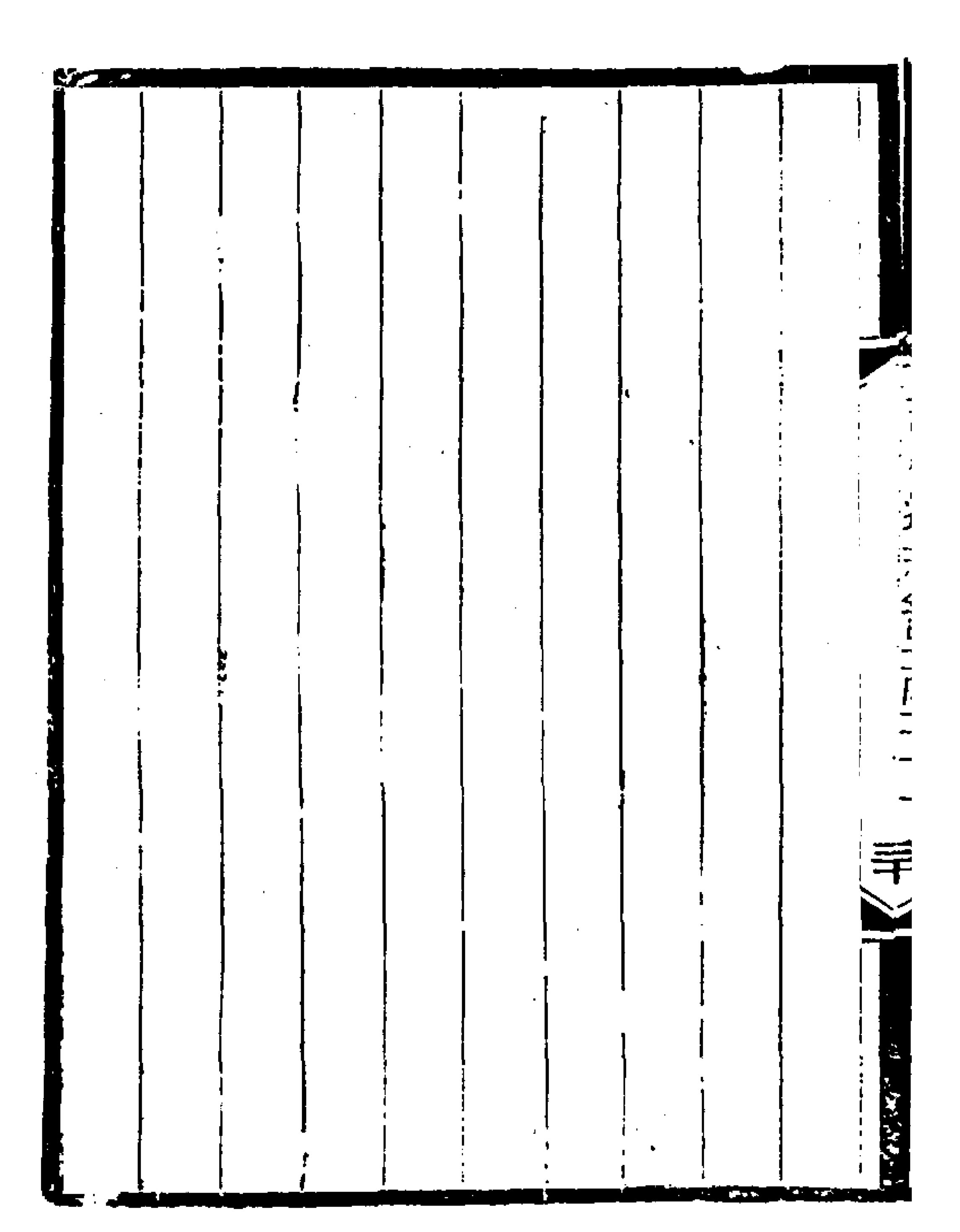
長二寸許掛於身有事祈禱多驗又有木刻熊蛇猩猩等像無搜温喀勒喀馬諸名跳神乂媽能於密室令人見星月又以皮条長數丈許置壁隙使幼壯數十室中執之皮条由壁隙自行出外幼壯不能挽戶外亦聞其無人喜菸酒婚嫁亦如黑斤性不好潔面垢不知洗衣垢不知澣門前皆有晾魚木架夏月過之魚腥犬矢氣味極惡

國初與庫葉島各族至阿吉上三百餘里莫爾氣對岸賞烏綾木城處受衣物服飾之賞名曰穿官後亦貢貂又此輩自述二十年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國穿官

原註黑斤濟勒彌人等呼日本爲西山國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飾貢於其國其國命官至所止海濱賞黃狐水獺白貂諸皮彼此授受俱跪擕皮回家俟刖年木城穿官賚之亦至三姓城自羅刹來不許我等穿官見木像則焚見弄熊則阻又欲我等薙髮易服實不願女人畏忌更甚惟望

大國如數百年前將羅刹盡驅回國方幸據此則費雅喀地曾隸日本證以蘇城溝古城雙城子殘碑覺日本夙稱北征五十餘國亦非無因且康熙初羅刹與費雅喀人戰

朝廷屢遣兵征之至今傳聞不失其實猶見
祖宗之流澤長矣其人皆敬畏華商云同上
烏蘇里江兩岸約有黑斤四五千人語言衣服生計
習尚半與伯利下剃髮黑斤同近與華人久處遂變
華俗謹守滿規一聽華人之命惡俄人甚嚴但不知
耕種惟喜捕牲捕鹿其性又有殊耳同上以上地



志餘下

高廟初滿洲軍尚寡時董鄂溫順公何和哩爲琿春部長兵馬精壯雄長一方

上欲藉其軍力延置

與京款以賓禮以公主妻之乃率兵馬五萬餘歸降薩爾滸之役卒敗明師者皆公力也其前妻聞其尚主怒掃境出與戰

高廟面諭之然後罷兵降今襲世爵者皆公主所出其前妻所生不許列名國語呼爲額赫媽媽譏其鮮德讓風

也

直義公費英東瓜爾佳氏爲蘇完部長

國初首先歸順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歸里回

興京路遇大風霾某下馬伏地見風中火燄烈然有數

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徑如甕某方惴慄間

巨蟒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魄本由翼

宿降生今歸本垣汝歸奏

聰睿貝勒勿以吾爲念也語畢蜿蜒而去風息侍衛歸公薨

已二日矣同上

舒穆祿武勳王揚古利以開國功封王尙主爲異姓

功臣冠晚年從

文廟征朝鮮大捷後巡視山谷大霧中伏弩而殞按北齊書

韓賢破木蘭後檢閱甲仗有餘賊藏屍邊待賢近舉

刀斫之中脛而卒與王事類同上

文襄公圖海馬佳氏輔胡

世祖

聖祖功業卓然初爲中書舍人負賫從

世祖於南苑

上心識之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康熙初奏茅

麓山之捷甲寅冬吳三桂既叛察哈爾復蠢動

聖祖召公授以將印時禁旅皆南征宿衛盡空公奏請選八
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數萬人公令異日聚德勝門是
日黎明公至教場檢閱甫畢疾趨以行不許夜宿每
至州縣村堡令家奴掠之獲金寶無算不數日抵察
哈爾下令日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爲寶今察哈
爾承元後數百年之基珠玉貨寶不可勝計汝等終
身富貴在此行也衆踴躍夜圍其穹廬察哈爾部長
布魯額不及備擒之公分散財帛奬勵士卒而歸
陛見時
仁廟責其擄掠宣府等郡縣以有司劾章示之公謝罪曰臣

實無狀然以輿儓之賤禦方强之敵若不以財帛誘之何以得其死力然

上待臣委績而後責之實

上之明也

聖祖大悅曰朕亦知卿必有爲也同上

英誠公愛星阿揚武勳王孫也偕吴三桂入緬擒獲明桂王由榔有功任領侍衞内大臣初索額圖相國以椒房擅寵太傅明珠時爲侍郎因結索公見知於

聖祖愛公謂索曰吾覘明公材智在君上今雖因君見用志有所畏懊蓋忌公也他日齮齕公者必明索不悟後

明珠援引高江村徐健菴輩爲黨索爲所擠落職抑鬱以終如愛公所料嘯亭雜錄五

索額圖明珠並相權勢相侔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爲郭制府琇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鼎鑊盤盂簠簋見之立辨無敢欺者明好書畫凡居處無不錦卷牙籤充滿庭宇時有鄴架之比云同上

索相性貪下屬多以賄進然有謀略三逆叛時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要吳逆患之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

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頓首索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去不待公命也吾至邑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親見料理軍書竟夕不寐真邑相也某雖愚豈敢刺邑相因反接請死索笑揮之去次日投索邸中爲奴執役甚恭索驅使無不如意後索下獄潛入獄餽飲食及索伏法客料理喪斂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同上

康熙中滿洲科臣圖爾泰葉赫巨族也與明珠同族不善其所爲嘗劾奏滿臣權重漢六部九卿奉行文書而已滿人謦欬無敢違者殊非立政之體以忤權

臣謫黑龍江素尙理學於戍所自置周程四先生祠

朝夕禮拜人笑之不顧也亦可覘其行矣同上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甯古塔歸京師駐

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

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

官人戴巾衣鞶騎一驢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

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首曰我此

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

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卻此人云池北偶談

七 按將軍安珠瑚也別見王燕緒所作安將軍行

狀狀云後明史館行文問史可法事蹟公一一答之

公出視田地與佐領薩布蘇偕偶見水中一鶩命薩射之而中一鮎公熟視曰汝若中鶩當居文職極品今觀此魚之象汝必立功絕域官武職一品後薩果為黑龍江將軍統兵征鄂羅斯竟如公言又嘗至甯古塔東岡曰此處用犂耕之必生好草可以牧馬從行者未之信也公命耕之未幾果生好草其多識如此新開門奉天西邊門也邊軍欲於高埠處駐扎公曰此地三十年後必成水渠使遷他所時康熙十九年也至五十二年果忽大水成渠千總王振武歎曰昔日安將軍所云吾等皆不謂然今果如其言將軍

眞神人也　王琛緒撰安珠瑚行狀

大學士諡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記過牌悉聚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子諾敏今爲刑部尙書人以爲陰德之報　池北偶談九

蔣大鏞字和叔無錫氏道光甲辰進士官奉天府治中隨大臣勘事吉林先是吉林將軍等私以庫金寄市權子母事頗覺大臣馳至即閱庫君請勿發封驗視戒俟三日後詳閱大臣尤之曰不發封焉知不受紿耶君曰某固知受紿也今其金多在市倉卒竊治

之則將軍以下罪皆死而金不復還庫矣貲期三日金數十萬可盡歸也越三日復閱庫果如君言大臣以是服君智略奏聞將軍以下得減罪遣戍然皆感君甚瀕行集金數萬爲餽監君峻卻之曰吾爲國家保鉅帑也敢有私哉薛福成庸庵文編三

田雲漢字朗照以醫名吉林其先籍山東濟南府之齊東遷吉林數世矣父業儒而精鍼灸雲漢傳其術益求之古今言醫者殫精十載其學大成某將軍患失血喉痺醫者進以苦寒涼解之品瀕危矣延之往曰陰虛於下陽格於上此陽症而假者也用桂附薑

甘等味下咽即效數日痊理事同知某患傷寒肢如冰喘促肩搖脈伏欲絕醫以陰症治雜用桂附薑參不效延之往曰此陽極似陰內陽阻閉而外現陰形飲以大承氣湯然後投他劑尋愈又某幕客患大汗不止煩燥口渴面赤氣短危在斯須醫者以益元生脈之品進患如故延之往曰脈洪大而無力此亡陽也用峻劑薑附回其陽陽回當顧陰否則陽且脫因繼以補陰留陽之劑遂瘥其精於辨症多類此一士人患頭脹浮大形乃如斗延數月醫不能治舁以求診曰頭爲諸陽之首而肝會在巔肝氣乘風勢上濤

虛空雖患必不痛對曰然然則無以爲診也鍼之三
立消由是稱良醫者莫不曰田先生而貧無力者或
就診或延以往立方予藥並其直不取卒年八十有
七子姓多世其業云
卜鳳翔伊通州人年今六十有奇兄弟六人子若猶
子二十一人諸孫二十八人羣從子孫又數十人自其
始遷祖進良逮鳳翔七世自鳳翔逮其孫行凡九世
矣同居無閒言
王七長春人膂者也宗人十餘戸田百畝內外不等
七田四百畝有奇因約宗人并爲公田通力合作十

餘戶凡百餘口皆同爨竈則犕備歉歲充紬無所見
而出入熙熙鄰村多樂而法之
張人和長春逆旅主人或舍焉遺楮錢二百餘吊遣
追其人旣還徵其數而合悉歸之雖薄勞追者亦不
合受
傅清隆吉林六道荒人年百二歲何醫者失其名長
春四馬架人年百八歲此謂壽民者也旌典所予而
五世同堂者亦予旌因類志之色佈欽阿勒楚喀人
隸滿洲鑲黃旗年八十歲見元孫焉
賜匾及銀幣張清瓚吉林由義社人年八十二歲亦五世

同堂

李氏吉林誠信社田永起之妻吳氏吉林永智社降霞之妻並年百歲張氏伊通州尙禮社孫芳之妻年百一歲劉氏長春于鏡祥祖母年百七歲鏡祥子患痘傳染而沒馬氏吉林南天門屯姜某之妻年百二歲五世同堂孫氏長春恆裕鄉王鏵之妻年九十歲張氏長春撫安鄉田振之妻年八十七歲並五世同堂

吉林城內雍正年間有壽婦石熊氏年九十餘家道殷實好善樂施無子嗣將住宅改爲功德院遇冬貧

民老幼癈疾無衣食者往功德院依歸晚間熬炕日飼粥飯至四月初一日爲止石熊氏壽至百齡生前將家有良田盡施於功德院招德行僧經管永遠奉行迨石熊氏身後僧與貧民咸感其德即於功德院殿之西隅另建一間塑像奉事香火相沿至今遇冬貧民赴同知署挂號送功德院收養又相傳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城內火災甚熾逼近功德院人力不能撲救該僧與鄰人徬徨失措忽院內有一老嫗白髮蕭蕭曳杖迎火而前顧謂救火人曰功德濟人天所佑也言訖遂不見頃刻間反風火滅功德院

無恙噫一婦人之善念周濟貧民感動人天雖無子嗣香火不絕宜乎有靈死且不朽吉林外紀八 以上人

金初國俗有被殺者其親族繫刃杖端與衆至其家使巫歌而祝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其聲哀切悽惋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畫地取畜產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金史

自黃龍府東行二百十里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於下金國太師李靖所居靖累使宋朝此排中頓飲食精細時當

仲夏藉樹蔭俯長江槃礴少頃殊忘鞍馬之勞奉使行程錄

近咸州一里有幕室數間供帳略備州守出迎就坐有腰鼓蘆管琵琶方響箏笙箜篌大鼓拍板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周旋曲折酒五行歸館次日中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豬鹿兔雁饅首炊餅白熟之類鋪滿几案最重油煮麪食以蜜塗拌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設以極肥豬肉或脂鬪切大片一小盤子虛裝架起間插青葱名曰肉盤子非大宴不設人各攜以歸舍同上

舍音爲會甯牧海陵獵於哈勒琿水舍音徧立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金史

大定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召見百二十歲老人賜帛大金國志

混同江之北地不生穀麥所種止稗子金主聚諸將共食則於炕上用矮檯子或木盤相接人置稗子飯一椀加匕其上列以蘸韭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楪盛猪羊雞鹿兎狼麂麞狐狸牛馬鵝鴈魚鴨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臠以芥蒜汁清沃陸續供列各取佩刀臠切薦飯食罷方以薄酒傳杯而飲謂之御宴者亦

如此既還乃令諸郎君家各致酒殺請南使赴飯十

餘日始造國書適經元日隔夕令人具車仗召南使

赴宴淩晨出館赴帳前金主於炕上設金裝交椅而

坐羣臣以名馬弓矢劍槊爲獻且曰臣下有邪諂奸

佞不忠不孝者願皇帝代上天以此劍此弓誅之各

跪上壽杯國主酬酢之次令南使上壽杯於國主飲

畢國主親酌二杯酬南使且云我家自上世相傳止

有如此風俗不會奢淫更不別修宫殿勞費百姓也

當時已破上京取到樂工列於屋外奏曲薦觴金主

不以爲意殊如不聞又擯隨金主打圍自拉林河東

行每旦金主於積雪中以一虎皮背風而坐諸將各取所佩箭一枝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右上馬放所部軍馬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續不絕兩頭相望及一二十里俟放圍盡金主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以行兩翼旗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赴外者四圍得迎射外赴內者須主將先射凡圍如箕掌徐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圍兩梢合圍漸促須臾作二三十匝野獸迸走或射或擊盡斃之取火炙啗騎散之宿處金主言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布陣大概出此北盟彙編四引茆齋自敘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博易四貫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耳

集下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沖之義乃曰漢兒强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

爲嗜眼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
及對以手劍㔙其口棘而臨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
姦也其年亶弑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岳珂程史

二十一

大烏稽古名黑松林樹木參天槎枒突兀皆數千年
之物緜緜延延横亙千里不知紀極車馬從空穿過
且六十里初入烏稽若有門焉皆大樹數抱環列兩
旁洞洞然不見天日惟秋冬樹葉脫落則稍明凡進
烏稽者各解小物懸於樹上以賂神中多峻嶺巉巖
石徑高低難行其上鳥聲啁啞不絕鼯鼪貍鼠之類

旋繞左右略不異入微風震撼則如波濤洶湧颼颼颼颼不可名狀嶺下臨澗澗水淙淙然音韻極幽閒甯古塔紀略

船廠設於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兒吳代造船於此所以征阿羅斯也而萬季野以爲即明永樂間船廠余聞前省中陳敬尹曰吾初至小烏喇尙無造船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板及鏽鐵釘又井水或鐵臭柳邊紀略

冷山宋忠宣公皓所居余於必見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積素凝寒高出衆山之上土人呼爲白山

以其無冬夏皆雪也扈從東巡日錄吕木遊邏原註即俄莫賀索落坊東北二百餘里爲冷山同上

霄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霄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箇相傳有老者生六子遂以名其地同上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如歡喜嶺盤頭嶺之類戴石者曰拉亦作磯如拉伐必見漢必拉之類平地有樹木曰林如惡林王家林之類山間多樹者曰窩稽亦曰阿濺

盛京志作窩集

實錄作兀集秋笳集作烏稽如那木窩稽色出窩稽朔爾賀

綽爾稽之類瀑布曰發庫平地门甸子亦作佃子如寬佃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𡢃山之鋭者曰哈達如山陰哈達之類同上

虎爾哈河即鏡泊下流金胡里改江也闊二十丈其水色白味甘飲之益人精力或曰漢水也同上

甯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在萬山中廣二十餘里袤百餘里其平若砥色或青或黑或紺或若龜文或若羊肚又復嵌空玲瓏髣髴然若行鼓上而曲池橫沼志所稱如井如池者莫不凍魚鱉焉同上

自混同江至甯古塔窩稽凡二曰那木窩稽曰色出

窩稽那木窩稽四十里色出窩稽六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間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冰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爲波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蝱白蛉之類攢嚙人馬馬畏之不前乃焚青草聚煙以驅之夜撥木石燎火自衛山魈野鬼嘯呼堕人心膽餒則咽乾糧糧盡又或射禽獸燒而食之同上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

皮條挂壁若楷故也然今之攻字書於紙者亦呼爲
牌子楷子矣同上
衕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蓋一日所種之謂也
約當浙江田二畝零一夫種二十晌晌收穀自一石
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爲等殺穀凡十種曰稗子曰小
麥曰大麥曰粟原註小米也曰秫原註黏穀也用以造酒曰黍原註大黄
米也作餳亦可爲酒曰稷原註粢子米也宜酒亦可爲食曰高粱原作蜀黍也曰蕎
麥曰穬麥原註鈴鐺麥也而以稗子爲最非富貴家不可得
隹者晌價十兩稗子穀石五兩小麥石三兩大麥石
二兩五錢粟秫麥稷高粱蕎麥石各二兩穬麥石一

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州倉二石五斗此已巳庚午間糧價也同上

陳敬尹爲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甯古塔尙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麅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余始余曾以疋布易稗子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余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甯古塔衣食鑑足則皆服紬緞矣同上

已巳余家童黑子隨愛渾牛彔章京崔尙信江行一日結伴八人駕威弧將登岸圖獵波浪作威弧覆同伴劉撥什庫等三人死黑子等五人以救免先是尙

信烏喇起行之夕夢吏將文書一函露封令尙信投愛渾將軍尙信探視之朱書不可辨以問吏吏曰無他取多洪拉發三人耳尙信疑畏者久之至是乃恍然蓋死者皆多洪拉發人也同上

邊外驛站相去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或七八十里者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日乃得到行稍遲或冬月日短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土人謂之露宿打野營必傍山依林近水草年少而賤者持斧伐木燎火自衛或聚石爲竈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椀啜之雨雪至無從避披裘凍坐而已同上

每站設筆帖式一原註俗呼背識撥什庫一原註俗呼千總莊頭一小頭一壯丁不爲限大抵業農賈小頭者役於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管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體統言之筆帖式有印若尊於撥什庫而派軍馬草料則不敢侵其權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前此每站居人多者數百家少者數十家今愛渾將軍盡撥壯丁爲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奉天將軍又復驅之入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站廢矣同上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室

主者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北炕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鍼綫荷包贈則又煮乳豬鵝雞以進蓋是時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跡詭秘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於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樵蘇飯則猶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上同

甯古塔薪不須買二十年前門外即是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蓐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車

原註俗以伐木爲第一等勞苦每年氷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若出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原註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卽剖十餘斧卽斷他時則否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僱倩人間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所燒皆溼木然入炕則爇夏秋則不乾不爇矣同上

童子相戲多剔麋麅麞鹿前骸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噶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閒暇雖壯者亦爲之同上　按鹿踠骨滿洲語曰羅丹

甯古塔人每年一次往高麗會甯府互市以八月然

命下遣官監視每年十一月方行市會甯者多以革皮襖

布疋往易牛馬紙布甆盌而書特賁康熙初姚琢之

以明季遣閭易牛一頭上同

宗室人蔘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蔘照例每斤

納稅六錢上同

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每歲三四月間往九十月

間歸其死於飢寒者不知凡幾走山刨蔘者率五人

爲伍中推一人爲長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駕威

弧沿松花江至諾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間乃入山

相上山頭坐而指揮四人者剝樹皮爲窩棚又擇一

人攜蘇夜則燎火自衛曉食已人攜小刀一火石包一四尺長木鑱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略認徑路乃分走叢木中尋葠子及葉得則跪而刨之山頭者時時立嶺上作聲以呼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暮歸窩棚各出所得反山頭乃洗剔而煮貫以縷懸木而乾之日惟曉夜再食糧盡則五人均分而還同上

北海唐祭於格州宋祭於孟州順治康熙閒祭於河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徐元珙言改祭於混同江同上

吉林之地城郭皆無磚石環木柵二三里即謂之城

柵內八旗兵所居士大夫遷謫者亦居其中餘皆散居各屯八旗非盡滿洲人各因其種落爲俗漢人則十三省皆有之亦各自爲俗桐城方拱乾謫居甯古塔歸作紀略言其地道不拾遺百里往還不裹糧不購芻秣不行銀錢以粟布交易牛蹦人田則償其直雖章京不免此

國初醕樸之俗近聞漸不如初

聖武記一

吉林太陽出入時刻大抵春分六日後視京師出漸早入漸遲此晝之所以長於京師也秋分六日後視京師出漸遲入漸早此晝之所以短於京師也至一

歲節氣視黑龍江時刻漸早視奉天時刻漸遲如道光元年新正二日立春吉林巳正初刻十四分黑龍江巳正一刻一分奉天巳正初刻一分觀此可以驗天時矣吉林外紀入

吉林通省琿春獨暖地近海隅日出早見得陽氣之先也伯都訥半屬沙漠四時多風春風尤甚或竟日不息軍民不燃竈火鑪爨爲食三姓最北至寒其餘各城風景相同琿春之暖亦不似內地酷熱當風亥扇猶然雨汗淋漓也不過稍暖於諸城而已同上

松花江每歲十月堅冰可行重車然雖極寒向陽處

終有氷孔立春後氷孔乃全實故創蕿人於正月內方沿氷用爬犂送米入山至清明節前後氷泮但二月清明則氷解反在節前三月清明則氷解反在後歷驗不爽其理殊不可解同上

東三省向例五年

遣使按臨各城查閲錢糧倉庫點驗軍裝器械馬匹總在冬季往返跋涉不勝其累不但驛站疲於奔命而各城供給竟至一二年不能彌縫其闕嘉慶二十三年將軍富俊條奏以各城既有虧空計巡閲之年早爲借備齊全盤查誠爲故套勞兵傷財於公事無益請停

止責成三省將軍隨時稽查不拘年限出其不意

欽派盤查庶得實濟奉

旨副後該三省届期巡查之例俱著停止奏派吉林外紀八

吉林省副都統年班進京例應二員如遇將軍年班

副都統亦去一員道光六年將軍富俊條奏長途往

返耽延時日署缺之員未免存五日京兆之見於公

事無益奉

諭旨嘉准自本年爲始應值將軍年班副都統卽無庸進京

如值副都統年班亦祇須輪替一員進京無庸二員

年班以重職守同上

查閱高麗例由京禮部派通官二員行文吉林甯古塔每年輪派佐領防禦筆帖式各一員吉林甯古塔每旗派領催各一名甲兵各二名官莊派領催一名壯丁十五名每年臘月初旬帶同通官赴領穆赫索囉會齊前往到高麗地方會甯城其城在東山坡主鎮官郊迎至鼇山公館設宴款待極爲恭敬例應進牛一百三十四頭分給吉林甯古塔協領十員各一頭吉林官莊二十三頭甯古塔官莊二十頭吉林八旗每旗各三頭奉差之佐領四頭防禦三頭筆帖式二頭通官二頭每牛一頭應賞布七疋均於得牛名

下出給又三年一次赴清元地方會同琿春官員查閱貿易例應開市五日通商貿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向來驚兒馬一匹易牛二頭走馬一匹易牛二三至四五頭不等其利倍焉偶遇天災倒斃亦多折本又高麗清心丸極爲靈驗近亦有通官自京帶來充售者也同上

五國城古稱五國頭城以地據五國總路之首得名後世沿訛但云五國城五國者遼史營衛志謂剖阿里國按滿洲源流考曰盆奴里國源流考譯改博諾奥里米國今譯改博和里源流考譯改鄂羅木越里篤國源流考譯改伊埒圖越里吉國源流考譯改伊

勒希設節度使領之屬黃龍府遺址今在何所無可考乾隆中副都統綽克托築伯都訥城掘得宋徽宗所晝鷹軸用紫檀匣盛𤨏千餘年墨迹如新又獲古瓷數十件並得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尙可得其崖略云於天會十三年寄跡於此業經數載始知五國城即此地嘯亭雜錄四

紅土巖地方在興凱湖西沿適中之地正南循鐵線道二百二十九里弱爲雙城子正北偏西二百里爲蜂蜜山由山西北行四百餘里抵甯古塔由山正東偏南行二百餘里至龍廟子其處爲興凱湖出口水

流一線曲折萬千輪船入湖道必經此有華人七八家對岸即爲俄界紅土巖天氣和藹萬物發生比三姓每早半月循湖一帶曠野無垠皆有田壠舊迹湖周八百里與洞庭埒而冬夏不涸汪洋加耆蓋來源之遠大不及洞庭出口細小則比洞庭尤有含蓄也聞土人言前二十餘年有甯古塔獵戶孫某至紅土巖南見湖而浮出一人狀貌異常執戟四顧蒼黃入水旋有几筵殽饌羅列波心二人出坐對飲獵者以爲妖燃鎗轟之頃刻不見忽大雷電以風湖邊幾一大魚是時獵者亦昏暈不知人間事甦以告人數日

死此事雖不經而亦足廣異聞云曹廷杰中俄圖說以上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名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國語五

唐武宗會昌元年扶餘國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

鼎置之內室則不復挾纊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風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秋風颼颼即令撤去杜陽雜編

虜廷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黃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盌魚盆爲獻金盌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

遂成眞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
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春渚紀聞九
宋崇道熙甯之間競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榷場
相貿易美者大如彈子而小者若梧桐子皆出遼東
海汊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晝則珠必大熟乃以十月
方採取珠蚌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堅冰厚已盈尺鑿
冰沒水而捕之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嗉焉有
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人既以鶻而得天鵝則
於其嗉得珠焉北盟彙編二
遼人達魯古人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馮道使

契丹詩曰曾叨臘月牛頭賜藎遼主嘗以此魚享道

也金時亦承遼制王易燕北錄云牛魚即南方鱘魚

又牛頭魚頭如牛生東海中疑即遼金所釣瑪道所

賦詩者程大昌演繁露

遼統和九年八月壬午東京進三足烏大安四年正

月五色雲出東方大如二千石囷司天孔致和謂人

日其下當生異人後爲金太祖受命之祥上同

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也入館傳旨賜金蘭酒二瓶

銀魚牛魚二盤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周麟之海陵集

流考曰此即鱘鰉也

宋人呼爲牛魚耳

紹興辛巳余爲祕書省正字正月迎駕同館王十朋望見周麟之樞密目爲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爲大金哀謝使虜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糟其首歸獻於朝故有此號金俗甚貴此魚一尾之值與牛同二老堂雜誌四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松漠紀聞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弃婦人以羊羔帽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同上

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乃五國城也其地極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飛其狗悉詣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儀必至嚙死其人癸辛雜識續集上

産珠之所曰頤達勒達至元十一年命於松阿哩江愛呼江採珠元史

余嘗於六月中遇一蛇長三四尺以小刀斷爲三四

頃刻即連又斷四五復接如舊行更速再斷之每斷

用木夾擲牆外有懸於樹上者始不能連後有識者

云此即續絃膏弓絃斷處以此膏續之膠固異常雖

用之積久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乃無價寶也甚爲惜

之寗古塔紀畧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

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名雞林哈答古木蒼

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時石崖下芍

藥徧開至秋深楓葉萬樹紅映滿江江中魚鮮肥而

多有形似縮項鯿滿名發祿滿洲人喜食之夏間最多又有一種生江邊淺水處亂石下者上半狀似蝲下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祭

太廟必用此物亦有鱘鰉魚他如青魚鯉魚鯿魚鯽魚其最多者也同上

石壁之上别有一頭闊郎甯古塔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東門外三里有村名覺羅郎我

朝發祥地自東而北而西循城俱平原曠野榛林玫瑰一望無際五月間玫瑰始開香聞數里余家采爲玫

瑰餹土人異而珍之有果名衣而哈目克形似小楊梅而無核味絕佳草本紅藤生雜草中又有果名烏綠栗似橄欖綠皮小核味甘而鮮又有果名歐栗子似櫻桃味甘而酸俱木本小樹梨雖小味極美梨與葡萄製爲糕色味俱精此二種內地所無者山查大而紅亦爲餻人葠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深山草萊中較他草高尺許土性鬆𢊬數尺不見泥若朽爛樹葉以八九月開者爲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神足爲第一等醫家俱以白色者

爲貴名爲京蔘又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謬凡掘蔘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早曝日中曝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非地之不同由力之足與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蒸蔘之水復以蔘梗葉同煎收膏膏味亦與蔘味同人蔘子煎湯難產者服之即生產黃精桔梗五味子及雞骰磨姑木耳真經茶極多而肥上同

城之西北十餘里名嶺富里又六十里即舊城臨河河内多蚌蛤出東珠極多重有二三錢者有粉紅色天青色白色非奉

旨不許人取有兒童浴於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
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珠
而去風雨頓止同上
江之南有柰兒河溪噶什哈必兒汗此處水極深上
有崇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亭午亦不甚明爽
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一
日漁人捕一青魚大盈車載以入城江右徐定生以
青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既熟剖得紅色珠如
彈丸紅光猶寸許鬻之得百金後聞攜至京師復爲
某王所得償以二千金此後石巖昏黑無光矣同上

鹽取給於高麗之會甯府離此七百里以江爲界甯古塔界雲樹參天高麗界白沙漫草相望里許無故禁往來每於十月奉
命到彼買鹽並貨物易牛馬紙筆扇鐵稻米各種稻米至甯古塔每升須銀二三錢惟讌客用之甯古塔西南地名紅旗街與高麗接壤頗近海今設官府其地出海參爲第一等同上

領票交葠領票曰攬頭挖葠曰刨夫市稱爲烏金行所住日票房子領票赴山謂把兒頭每票一張發給腰牌四箇卡倫驗明放行帶領十餘人爲一棚從前

放票千有餘張漸因出蔘較少採取愈難歷任將軍
以次奏減至數百張放票有定額放不足數官有虧
分票有出山票規燒鍋票卧票之分每領出山票一
張例給接濟銀二百兩秋後交蔘二兩併原領接濟
銀一併交官不准塌欠燒鍋票每張亦交蔘二兩出
於燒鍋商人每票一張交京錢五百吊包給攬頭刨
夫代為交蔘又有未經放出之票謂之卧票用餘蔘
銀兩分派攬頭貿補卧票額蔘交官每年十月間將
軍副都統督率局員挑揀四等蔘五等蔘裝箱派蔘
局協佐領進貢謂之頭幫蔘挑賸餘蔘准攬頭刨夫

掛號變賣有蘇州山西蔘商來買者亦有攬頭刨夫
自赴蘇州去賣者將軍當堂過秤給票派員送至山
海關驗票進關謂之二幫蔘無票曰黑蔘拏獲照例
治罪吉林向無收取蔘餘名目乾隆五十九年刨夫
塌欠虧空庫項數十萬兩經
欽差大學士福康安等審明奏定餘蔘一兩抽收號銀不得
過二十兩彌補虧空謂之蔘餘相沿至今遂爲定例
除買補卧票額票之外盈餘銀兩抵充兵餉吉林外紀八
關東人呼蔘曰貨又曰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
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視泡之多寡定貨之成

色已巳庚午間見色者斤十五兩八九色者斤十二

三兩六七色者斤九十兩對中者六七兩泡三兩若

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價十倍成人

形者則無價矣相傳康熙二一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

十二兩獻於

朝後絕不得柳邊紀畧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

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

肅愼氏矢以此爲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疋布不

可得楛矢自肅愼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勿吉室韋之

俗皆以此為兵器或曰楛矢或曰鐵鏃或曰楛砮歷代史傳言之娓娓今余所見直楛耳無有所謂鏃與砮也同上

滿洲源流考曰元戴輔之遼東志略云肅慎東北山出石其利如鐵取以為鏃即石砮而楊賓以為楛木云云蓋誤以石砮為楛木也

吳江吳孝廉漢槎兆騫以順治十五年流甯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砮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棊子一枚乃硨磲所製又云甯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甯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

者有俯瞰閥庭又文學盛於東觀云　池北偶談

二十二

猗覺寮記辨楛矢石砮引晉肅愼傳魏景元以來供楛矢石砮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砮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鐵唐黑水靺鞨傳云云余嘗見吳江吳孝廉兆騫自塞外攜來石砮形如礪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池北偶談

二十六

蘑菇猴頭雞㙡之外尙有數種然皆莫大於猴頭味莫鮮於雞㙡蘑菇籬落間皆有之往吳漢槎還病且死謂余曰余甯古塔所居籬下產蘑菇今思此作湯何可得余竊笑之以爲所在皆有及余省覲東行乃

知甯古塔蘑菇爲中土所無而漢槎舊居籬下所産又甯古塔所無者柳邊紀略

遼以東皆產鷹而甯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原註以流人子弟或奴僕爲之每年十月後卽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爲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旣得盡十一月卽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海東青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

朝廷遣大臣自取之送鷹後得海東青滿漢人不敢畜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畜必送

內務府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喜打鷹者以物爲記歲歲往無不遇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則驚去同上

貂出句麗國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見之身貌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插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取刀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二引異苑

打牲獵戶稱爲破手虎稱爲老媽子熊稱爲黑瞎子此村民語也熊虎吉林諸山中皆有之虎嘯風從熊出爭鬭山鳴谷應兇不可當破手潛放冷箭提取先

斃其虎熊不知逃蓋虎靈而熊傻也熊亦入蟄或鑽
土穴或藏空樹稱爲坐硐氣餤薰蒸霜雪中一望而
知礅手知其在硐擲柴塊於硐口熊以掌接入塡塞
硐門旁鑽小孔刺斃之頗不費力至野豬大者有六
七百斤齒如象齒外出而又灣捲利逾鋒刃護領拏
家出山覓食虎狠不能犯且遍身日礙松油厚有寸
許名曰挂甲槍箭不能入礅手能以槍箭取中其七
竅者始斃紀八吉林外

吉林西至威遠堡邊門有外來回民每句結本處窩
竊者坐地分贓烏拉城西北一帶深密林中向有窩

竊地穴偷竊牛馬事主找認須以錢贖或因緝捕緊
急盜牛不遠將牛束縛用利刀在牛膝以上挑開晝
綫以通腹下即放起以鐵鉤鉤其背繫於樹下牛負
痛猛奔皮豁剝落賊語謂活脫衣鮮血淋漓牛仍奔
回越日始斃最爲可慘將軍富俊二任吉林購綫緝
獲毀其賊巢盡法懲辦盜賊慘竊之風遂息吉林外紀八
耙犂用兩轅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許上穿二橫
木或鋪板或擠木坐人拉運貨物皆可前轅上彎穿
以繩套二馬服駕輕捷過於車若馳驛更換馬匹冰
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並有作車棚於耙犂底

上設旁門套鹿皮圍謂之踆杷犂同上

窩古搭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獨木銳首尾可受三四人大者曰五板船三艙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漬則以青苔塞之可受十餘人常責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櫂若飛五板船窩者乃有之威弧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爲馬槽原註馬春夏放青秋冬始豢於家　柳邊紀略

山多櫟柞椴類銀杏可爲器其皮可爲瓦浸水久之可索綯柞可爲車櫟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土人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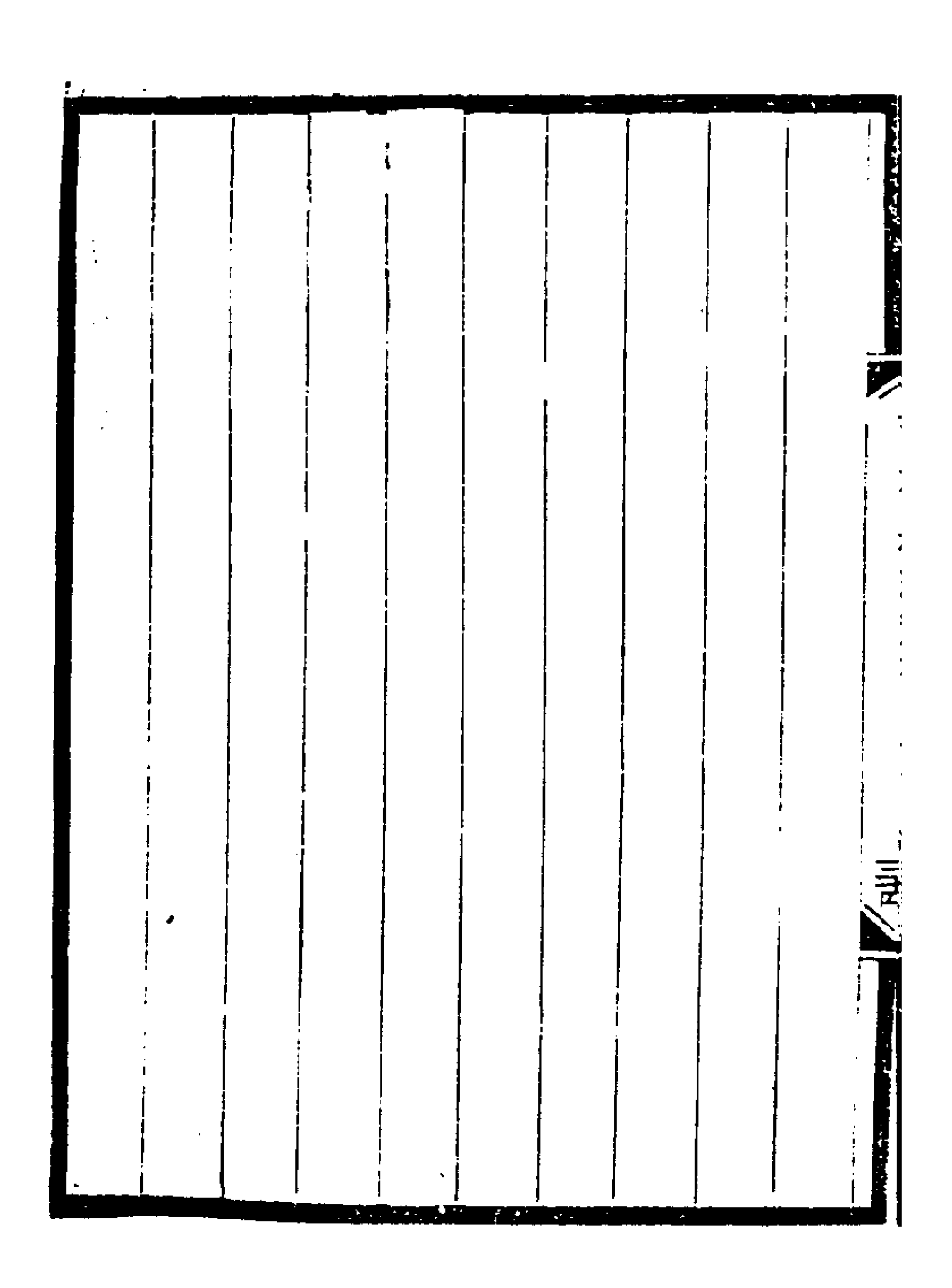
其葉裹粿大則名橡爲薪而已同上

吉林木有輭硬每年官處給票砍運修造船隻及八旗官兵蓋房燒柴承領票頭謂之木頭老鴉砍存過冬謂之打凍乘冰雪拉運及開河至江口謂之趕洋總由拉發河蛟河趕至拉發口登廠穿排入松花江到城江邊如椴木柞木紅紐勁子女兒木青岡柳等謂之硬木煉火成炭至沙松黃果松紫椵木榆木秋木楊木皆謂之輭木可作器具蓋房之用燒無火勁各隨木性利用咸宜吉林外紀八

吉林爲產木之區家家柴薪堆積成垛不但蓋房所

用梁柱椽檁炕沿窗櫺一切大小木植胥街道圍牆無不悉資板片嗣生齒日繁庶民雲集產木山場愈伐愈遠將軍富俊念及旗民日用柴價昂貴生計拮据前後奏請於營盤溝荒山子三道溝二台子及西南山坡等處開採煤窰以濟旗民炊爨價廉於柴同上

以上物



志餘補遺

朮虎逵士元先名玹字溫伯女直紇鄰猛安也雖貴家刻苦爲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遊初受學於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從與侯季書交築室商水大野中惡衣糲食以吟詠爲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屢相從講學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亂見殺年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連嵩少雲煙晩地接崤函草樹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遊醉上蘭舟泛碧流楊柳風生潮水濶芙蕖煙盡野塘幽秋一作花邊落日明金勒雲裏清歌繞畫樓今夜相思滿城月梁臺

楚水雨悠悠又睢陽道中云又渡澉江二月時淮揚東下思依依邱園寂寞生春草城闕荒涼對落暉去國十年初避亂投荒萬里正思歸臨歧卻羨春來雁亂逐東風向北飛又書懷云關中（一作關東）客子去遲遲飄泊炎荒兩鬢絲三楚樓臺淹此日五陵鞍馬想當時春風草長淮陽路落日雲埋漢帝祠回首故鄉何處是北山天際綠參差甚有唐人風致（歸潛志三）

烏林答爽字肅孺女直世襲謀克也風神瀟灑美少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遊居淮陽日詣余家夜歸其室鈔寫諷詠終夕雖世族家甚貧爲後母所制

踰冠未娶惡衣糲食恬如也遇交遊杯酒豪縱可喜余謂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流壬辰陳留赴水死年未三十初賦鄴硯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琴鳴鳳髓又賦古尺云背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鱗何夭矯翻思昨夜雷霆怒只恐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更多滿空飛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其大成也同上

斐滿御史大夫阿虎帶字仲寳女直進士也經歷清要名亞完顏速蘭嘗爲陳州防禦使累遷御史大夫

使北朝崔立之變自縊死同時戶部尚書完顏仲平
亦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也歸潛志五
吾古孫參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爲人謹厚洽
官以寬靜稱興定間由禮部侍郎使北朝從入西域
二年始歸爲陳州防禦使遷御史中丞爲參知政事
人望甚隆天興東狩罷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府事不
可支家居一室陳平生玩好日與夫人宴飲爲歡癸
巳正月下旬忽閉戶自縊其夫人亦從死明日崔立
之變若先知者金國亡大臣中全節義者一人公使
歸時倩談西北所見屬趙閑閑記之趙以屬屏山屏

山以屬余余爲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間也歸潛志六

完顏參政速蘭字伯陽案金史作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陽速素疑音相通至甯元年女直進士魁也治官修謹得名然苛細不嚴任大事較之流輩頗可稱仕歷清要時望甚隆爲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頗直言有補益旋罷出爲諫議大夫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墓三年後爲參知政事同紇石烈牙虎帶守京兆不相協召還至陝被圍久之已奔行宮道遇害與余先子善弟奴申字正甫亦女直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郎使北朝凡再往天

興東狩拜參知政事留守南京齷齪不能有為崔立之變見殺同上

完顏右丞胡斜虎字仲德金史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字仲德耶懶路人文直進士也為人忠實有時望嘗帥秦鞏天興改元南京被圍仲德提孤軍入援轉戰數日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門遇末帝東狩因從以行駐睢陽拜參知政事從從蔡州進右丞間關險阻中盡心不懈蔡圍既急末帝內禪崩城陷仲德帥兵三百力戰不支赴蔡水死軍士皆從之其得士雖古之田橫無以加也金國亡死君者惟仲德同上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與士大夫遊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總領夾谷德固朮虎士烏林答爽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在軍中有聲天興初提兵戍譙軍亂見殺同上

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完顏貞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以爲重後竟相章宗慶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巖接援士流一時名以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卿賦冷山行頌其德歸潛志十

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豪民驕長官爲友元統間驕犯罪流奴兒干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

誠不減古人也山居新話

達魯河釣牛魚北方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鉤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鉤是魚也北主與其母皆設次氷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氷帳其牀前預開氷竅四名爲氷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斵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氷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脉也魚之將至伺者以

告北主郎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鉤擲之無不中者旣中遂縱繩令去久之魚倦卽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旣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别帳作樂上壽演繁露三契丹主達魯河鉤牛魚以其得否爲歲占好惡燕中國賞花釣魚而因以卜歲也近世周茂振使金酋賜之魚曰手所新釣者卽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魚觜長鱗硬頭有肥骨重百斤卽南方鱘魚也也鱘鱘同本草旣有鱘魚又别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别自一種非鱘也若鱘魚正如牛頭通身無鱗旣有鱗而硬卽非鱘也馮道使虜詩曰曾

叨臘月牛頭賜史謂虜眞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
卒以臘月打鬬因敲氷鈎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
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眞牛頭也同上十三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
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修祭奠余
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
也文昌雜錄六
趙相挺之使金方盛寒在殿上金主忽顧挺之耳愕
然即呼小胡指示之蓋閹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
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帀而去其熱如火既

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烈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爲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老學庵筆記七

